

21世纪英语专业系列教材



认知隐喻与翻译 实用教程

A Course in Cognitive Metaphor and Translation

叶子南◎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1 世纪英语专业系列教材

认知隐喻与翻译实用教程

A Course in Cognitive Metaphor and Translation

叶子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隐喻与翻译实用教程/叶子南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7

(21 世纪英语专业系列教材)

ISBN 978-7-301-22655-1

I. ①认… II. ①叶… III. ①英语—隐喻—翻译—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9292 号

书 名: 认知隐喻与翻译实用教程

著作责任者: 叶子南 著

责任编辑: 朱丽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655-1/H · 332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ln0120@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4.75 印张 165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前 言

近十年来,我一直关注认知隐喻研究,特别是它与翻译的关系。自从雷可夫(George Lakoff)出版那本划时代的《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以来,有关认知隐喻的文献可谓卷帙浩繁,材料相当充足,而且讨论认知隐喻和翻译的作品为数也不少。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这类研究成果,就会发现大部分仍然是认知理论多于翻译实践,作者的精力主要倾注于原则概念,而非操作实践,真正从翻译实践者的角度,将认知隐喻研究的成果与翻译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的作品为数仍不多。正是这一背景促成了本书的写作。

有人也许会问,为何要将理论硬拉到实践中去,理论并非一定要去指导实践。我当然知道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并也部分认同翻译理论不一定要和翻译实践结合的说法。但是有些翻译理论毕竟也可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甚至完全是导源于翻译实践,比如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和目的论(Skopos)就完全是因实践而生,所以把认知隐喻理论和翻译实践联系起来的理由还是相当充分的。

另一方面,翻译务实者却从相反方向提出同一问题。他们也觉得理论和翻译实践没有什么关联,因为他们没有尝到理论帮助实践的“甜头”。确实,中国翻译理论近三十年的发展,并没有使翻译质量水涨船高。这当然有很多因素,但理论没有被实践者很好吸收,未能帮上译者,这个事实恐怕大家都不会否认。然而我们却不应该因噎废食,去怪罪翻译理论。假如一个翻译学说言之成理,为什么就不能让这个理论帮助实际的翻译呢?我看理论未能帮上忙恐怕还要从我们自身找问题。我们是不是在研究理论时更多地考虑了自身的需求,而没有照顾学生的需要,比如我们喜欢从理论出发讨论翻译,而不是从实践角度提出问题,并总觉得过多向实践倾斜,会被人认为学术水平不高。结果上面老师云里雾里地讲,下面学生也云里雾里地听,理论和实践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这样你怎能将理论内化成自己的东西,进而帮助翻译实践呢?学生们有时头头是道地讲理论,却大多是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这里问题的关键是理论知识没有内化(internalized)。

正是考虑到上述原因,本书的编排尽可能照顾到理论和实践的联系。随着章节的展开,认识隐喻的理论、原则和概念便逐步渗透到各个章节中。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基本理论和概念的铺垫,这部分不得不把重点放在一些理论、原则和概念上,因为这些知识是接下来讨论的基础;第三章和第四章马上将认知隐喻和翻译联系

起来,但是这种联系仍然停留在比较抽象的议题上,如从认知隐喻角度讨论对等、文本和目的等较为宏观的议题;第五章和第六章则更进一步把具体翻译过程中的一些议题加以讨论,如认识隐喻与理解和表达的关系以及其他一些实际议题。第七、八、九章则完全是翻译的实例分析,且附有大量例句。从第一章到第九章,翻译实践的比重渐次加重,最终基本是把前面学到的认知隐喻知识运用到翻译实践中去。此外,每章后还附有章节概要、参考书目和一些思考练习题。书的最后还有一个附录,包含大量短句和短文,并给出了使用指南,可供教师留作业之用。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例句和练习都是英译汉方向的,基本不涉及汉译英。我尽量把它设计成一本教科书,而不是理论专著,目的是希望本书能为翻译实践者提供帮助。

本书写作过程中受到不少鼓励和帮助。我大学时的同学,任教于浙江大学的翻译家王之光先生校阅了全书手稿,并提出了宝贵建议;我的同学联合国高级译审蔡力坚先生就某些章节和例句提供了他的意见;本校口笔译及语言学院的学生朱力安、朱墨等为本书提供了一些译文;加拿大学人 John Casnig 和我讨论了一些例句,夏乐为本书提供了插图,特此一并致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朱丽娜在出版过程中认真负责,在此特表谢意。最后,我还要感谢我校 Faculty Development Grants 对本书写作和出版的支持。希望本书能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并为翻译专业的学生 and 实践者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知识。

叶子南

2013年2月3日

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

目 录

第一章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隐喻	(1)
1.1 传统隐喻观和认知隐喻观的区别	(1)
翻译教学的隐喻新视角	(1)
认知隐喻理论的基础	(2)
传统隐喻理论的基本特征	(5)
认知隐喻理论的基本特征	(6)
1.2 为什么要用隐喻	(7)
体验、动因和映射	(7)
非隐喻语言空间有限	(10)
1.3 语言隐喻无处不在	(12)
生活语言中的隐喻	(12)
专业语言中的隐喻	(16)
文学语言中的隐喻	(19)
1.4 本章内容概要	(21)
第二章 从跨文化角度看隐喻	(25)
2.1 隐喻的跨文化视角	(25)
隐喻体验和常见事物的跨文化特征	(25)
基本隐喻和复合隐喻	(25)
映射、蕴涵和混合	(28)
多个源域概念对应单个目标域概念	(31)
单个源域概念对应多个目标域概念	(33)
意象图式隐喻和意象隐喻	(34)
隐喻的常规性	(36)
隐喻的概括性	(38)
2.2 概念隐喻跨文化案例分析	(41)
2.3 本章内容概要	(45)

第三章 从认知隐喻角度看翻译	(48)
3.1 从对等原则的角度看隐喻和翻译	(48)
翻译对等原则简述	(48)
认知对等概念的提出	(50)
对认知对等观点的评论	(52)
3.2 从文本类别、翻译目的的角度看隐喻	(56)
文本分析有何意义	(56)
不同文本中隐喻的处理	(57)
翻译目的视角简介	(62)
翻译目的和隐喻处理	(65)
3.3 前景化概念在分析隐喻时的作用	(66)
前景化概念的提出	(66)
前景化概念的发展	(67)
前景化、隐喻和翻译	(68)
3.4 本章内容概要	(71)
第四章 文学中的概念隐喻和语言隐喻	(75)
4.1 从认知隐喻角度看文学语言	(75)
4.2 认知隐喻与文学翻译	(76)
从隐喻的角度看文学翻译	(76)
注重宏观对等的文学翻译理论	(78)
微观宏观或求平衡或各得其所	(80)
4.3 本章内容概要	(82)
第五章 更多与翻译实践相关的议题	(85)
5.1 从认知隐喻角度看翻译的理解和表达	(85)
从认知隐喻角度看译者的理解	(85)
从隐喻角度看译者的表达	(86)
5.2 一词多义的隐喻基础与翻译	(87)
一词多义现象简述	(87)
一词多义现象对翻译的启示	(90)
5.3 从认知隐喻的角度看词性转换和翻译	(94)
认知语言学家眼里的词性	(94)
认知词性观对翻译的启示	(97)

5.4	本章内容概要	(98)
第六章	从隐喻角度看翻译决策	(101)
6.1	隐喻的价值判断和翻译中隐喻的取舍	(101)
	对原文中隐喻价值的判断	(101)
	隐喻取舍的文本因素	(106)
	隐喻取舍的目的因素	(115)
6.2	更多“翻译”还是更多“释义”	(117)
	翻译概念和释义概念的界定	(117)
	翻译和释义概念的应用	(118)
6.3	从隐喻的角度看准确性	(120)
	在不同语境中诠释准确的涵义	(120)
	过于准确的致命弱点	(123)
6.4	本章内容概要	(123)
第七章	隐喻翻译实例分析(单句)	(126)
7.1	Deep 一词的分析和翻译	(126)
7.2	意象图式隐喻的分析与翻译	(131)
7.3	强烈意象隐喻的分析与翻译	(139)
第八章	隐喻翻译实例分析(段落)	(147)
8.1	非文学文本中隐喻的分析与翻译	(147)
8.2	文学文本中隐喻的分析与翻译	(161)
第九章	隐喻翻译实例分析(篇章)	(176)
9.1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片段翻译分析	(176)
9.2	The Dumbest Generation 片段翻译分析	(181)
9.3	Economic Explained 片段翻译分析	(187)
9.4	The Mea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片段翻译分析	(194)
9.5	Emerson's <i>Friendship</i> 诗作翻译分析	(199)
附录	供分析和翻译用的英文原文	(204)
	主要参考文献	(221)
	起于心还是缘于物(代后记)	(224)

第一章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隐喻

1.1 传统隐喻观和认知隐喻观的区别

翻译教学的隐喻新视角

讨论翻译一开始关注的是字词句,然后逐渐扩大,不断地引入文本以外的因素,最后竟至于完全抛弃了文本。这种从微观到宏观的演进,正是从经验之谈过度到理论研究的过程,反映了人们的观点逐渐深刻、视野更加广大,不仅加深了对翻译活动的理解,同时也多少促进了翻译实践。比如说,人们一开始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翻译,首先是字词句,然后又引进了文本、篇章等超越句子的角度,试图在语言学内解决翻译问题。可是人们发现以文本为基础的语言学视角太狭窄,很多翻译问题都不能从这个角度看清楚,也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于是人们开始离开文本,超越语言学的视野,从更宏观的角度思考翻译,引入社会、文化等文本之外的观察角度,如一般熟悉的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①就不仅是语言功能的对等,而且将文化因素考虑进去。至于目的论(The Skopos Theory)^②则更是进一步扩大视野,将翻译文本的使用者这个社会因素考虑进去。再后来,人们发现翻译不仅是文字的转换,还是文化博弈的载体,于是将帝国主义、后殖民等概念引入了翻译研究,文化翻译(The Cultural Translation)于是也登堂入室,此时的翻译研究已全然抛弃了文本,在象牙塔中大谈没有翻译的翻译(translation without translations)^③。所有这些研究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翻译实践活动。

① 对等概念一直是西方翻译理论的一个主要特征,大意就是我们在一个语言中说的话能在另一个语言中找到价值相等的话,而对等理论的巅峰之作就是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这个理论强调对等应该是语言功能上的,而不仅仅是语言形式上的。

② 目的论(The Skopos Theory)首先是由德国学者 Hans Vermeer 提出来的,主要强调译文的使用者,译者可以根据使用者目的的不同提供不同的译本,这就和对等论分道扬镳了。

③ 提出翻译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的主要学者是 Susan Bassnett 和 André Lefevere。由于翻译文化转向不可避免地引入了跨文化和多文化的视角,所以它也和翻译的后殖民研究(The Postcolonial Turn)共水通航。至于更广泛领域的文化翻译则最先由哈佛大学的印度学者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提出。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随着视野的扩大,虽然理论思辨的力度确实加大了,但翻译中的具体文本却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下笔时首先遇到的字词句更是被冷落在一旁。这不可能不对我们的翻译实践造成影响。比如说,接触过大量翻译理论的学生在翻译的准确性方面并没有显出优势,相反有时还会被宏观理论所牵绊,在翻译时作出错误的选择。这并不是说,宏观翻译理论本身有什么错,但当老师将这些理论灌输给学生时,学生所得到的是否是这些理论的精髓,学生吸收过程中这些理论是否已经走样?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何况,有些宏观理论和具体翻译实践几乎毫无关系,他们之间只能各自精彩,不益将这些理论拿来作为翻译实践的具体指导。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认知隐喻翻译观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隐喻这个角度能把我们的视野拉回到文本上。认知心理学的隐喻研究确实更关注概念隐喻和思维活动,但是认知语言学则非常关注概念隐喻和语言隐喻的关系。若将这种关注放到跨文化跨语言的背景下,它就可能为翻译教学和实践打开新局面。基于概念隐喻的语言隐喻都落实在具体的文本上,体现在字词句里,这就使我们有机会在翻译教学中把注意力拉回到文本上。认知隐喻的视角当然不可能关照到翻译的所有方面,因此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业已存在的其他翻译研究方法,无论是语法的视角,语篇的观点,还是符号学的角度,或是目的论的视角都会在翻译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换句话说,没有一种单一的方法可以解决翻译中所有的问题,而认知隐喻翻译观当然也仅是意在补充,而非取代。

认知隐喻理论的基础

在讨论认知隐喻观和翻译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支撑认知隐喻观的基础,否则我们无法展开有关翻译的讨论。

人虽然也用肢体、颜色等传递信息,但语言显然是交流的主要工具。由于表达的事物不同,表达起来难度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跑了十多里路,累得气喘吁吁,已经走不动了;或者说,我们走进一个漆黑的房子,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应该向左转还是向右转,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再或者说,你独自站在寒冷的街上等朋友开车来接你,朋友来了,你坐进了他温暖的轿车,感到温馨舒适;再比如说,你和朋友打擂台,他将你打了下去。所有这些事件,表达起来都比较容易。这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亲身经历或者至少是见过的,它们历历在目,有些甚至你还用摄像机拍摄下来,比如打擂台的经过。由于生活中长期的积累,我们头脑中已经有了关于这类事件的非隐喻概念(literal concept),这些事件都比较具体,常都和我们人体的感知有关,并不牵涉抽象思维,我们能用简单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描述这类事件。

现在我们来再看看较抽象的事物。比如说一个小伙子和他的女朋友谈恋爱,三五年了,却还没有结婚,过程相当冗长;一个公司的老板根本不与助理们讨论公司的发展规划;你去参加一个聚会,可是别人不理睬你,于是你到朋友那里去讲述你的遭遇,朋友耐心地安慰了你;你竞选连任学生会主席,最后另一位竞争者胜出。这些事件都相当抽象。如爱情牵涉的主要是精神层面的活动,不太容易直接表达,所以人们一般会求助一个“把手”(handle),握住有形的“把手”来表达无从把握的抽象事物,说恋爱没完没了地谈下去,就像长跑一样,所以人们也许会说“婚姻的长跑”,“长跑”变成了一个“把手”。而那个老板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因此别人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公司要向何方发展,就像一个人站在一个漆黑的屋子里一样,不知道该怎么走,也许有人就会说“老板这样是把员工蒙在鼓里”,“鼓”这个类似房子的三维空间就是一个“把手”。至于说你去参加聚会的经历,我们也许会说“受到了冷遇”,而你朋友的安慰则是“非常温暖”,物理意义上的“冷热”就是一个“把手”。表达你未能连任学生会主席的一个很有效的说法就是“下台了”,“擂台”就是一个“把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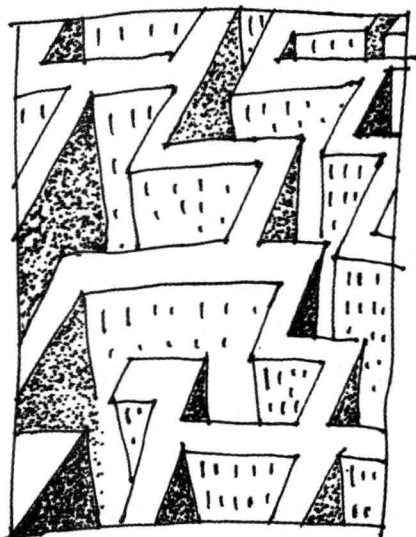
上面的例子说明,人们遇到不可知,特别是较抽象的概念时,总是借用熟悉的、唾手可得的的事物来表达。传说有一次学生问亚里士多德“What is life?”亚里士多德思索片刻,回答说“Life is a stage”。Life 这个概念是抽象的,不好把握,于是亚里士多德使用 stage 这个人们都很熟悉的概念来说明抽象的 life, stage 就是亚里士多德表达时用的“把手”。大家都知道,《圣经》中很多深刻的道理都是通过隐喻表达的。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说教?其实抽象的道理很难用非形象的语言表达,为了能更好地把寓意说清楚,《圣经》的写作者采用了当时人们最容易懂的语言,比如《圣经》中“If someone slaps you on one cheek, turn to them the other also”这句话就是一句平易近人的大白话,简单明白,但现代人往往过于强调其字面意义,而忘了本句的寓意恰在于本段最后一句“Do 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to you”,强调的是要忍耐,不要太计较,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的这种使用隐喻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并不需要借助后天的语言训练或依靠超群的文学天赋。传统上我们一般认为说话写文章能使用比喻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但上面的例子却说明,在普普通通的语言当中,隐喻已经比比皆是。假如我们说,这种隐喻有文学色彩的话,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诗人,因此维柯(Vico)^①才将人使用隐喻的能力称之为 Poetic Logic。

① 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是18世纪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和法理学家。他为古老风俗辩护,批判了现代理性主义,并以巨著《新科学》闻名于世。

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一下子使语言充满生机活力,人们满脑子想说的抽象的话语都找到了言说的载体或“把手”。亚里士多德说“人生是一个舞台”,但我们也可以说,“人生是一条河”、“人生是一个旅程”、“人生是一个梦”,你甚至还可以使用其它的“把手”说出更多有关人生的话,因为你有更多有关人生的抽象概念。每用一个新“把手”,都突显人生的一个新侧面,说“人生是一个旅程”,突显的是起点、过程、终点;说“人生是一个梦”则突显人生的短促。我们可以根据要表达的抽象事物,选用不同的“把手”。隐喻使语言充满生机活力,这还体现在有时隐喻并不是那么清楚,其不确定性往往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而想象使语言更有活力。说“人生是一条河”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特别是不同文化的人解释的差异可能更大。我说人生是一条河,因为它一路奔腾而下,但也许有人会强调河蜿蜒曲折的一面,若是小河是否也有欢快的一面?说人生是一个梦突显了人生短促这一面,汉语文化圈基本能在这点上取得一致,但谁能排除人生是梦可能散发的人生空虚的一面,甚至也很难完全排除人生无忧无虑的一面。离开文化共识的遣词造句有时反而是文学创意之所在。总之,隐喻可能被任意解读。认知语言学圈内有个熟知的例句: The theory has thousands of little rooms and long, winding corridors (Lakoff and Johnson, 2003: 53)。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理论?我们可以根据 thousands of little rooms 和 long, winding corridors 的特点基本得出一个揣测: 这个理论似乎很复杂,就像有上千个房子那么复杂,这个理论看来很不容易理出头绪,就像长长的弯弯曲曲的走廊,行人会走丢。难道这就是全部意思吗? Lakoff 自己说(私人信件),上千个小房子还说明每一个都不很重要,但加起来就很重要了,因为一般认知体系中小表示不重要,大表示重要。你看,这隐喻世界该多么充满生机活力,它是动态的,不像逻辑语言那样静止不动、死气沉沉。

从上面的一些例子可以看出,抽象概念最容易找到的“把手”都与人体的感官有关,比如冷热与身体的感知有关,漆黑的房子和人们的视觉有关,从(擂台)高处掉下来与我们的方位感有关。因此我们说,人的认知能力是和人体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人体的参与,人将很难表达自己的抽象概念。当然,当亚里士多德用舞台比作人生时,舞台并不和人最基本的感官相连,舞台要比通过感官体验的物件复杂得多,它本身可能载有信息,且会与文化有关,因此对于因文化不同而没有见过舞台的人来说,这个隐喻就没有意义。所以,那些与人体最基本的感官相连的“把手”就成了人表达抽象概念的主要“媒介”。认知语言学有别于传统语言学的根本一点就是强调人体与心智的紧密联系,研究体验性(embodiment)是认知隐喻研究的基础。



The theory has thousands of little rooms and
long, winding corridors.

传统隐喻理论的基本特征

人体和心智(body and mind)的关系虽然这么明显,但传统上却并没有得到重视。恰恰相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一直把人体和心智的关系切断。从亚里士多德创建隐喻概念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隐喻只是比较两个事先存在的相似物的结果,是对客观事物的比较,人体并不参与其中,更与思维无涉,而且认为隐喻主要存在于文学领域,学者对非文学领域的隐喻一向不重视。Lakoff 和 Johnson 在他们的奠基著作中是这样总结传统理论的:

1. Metaphor is for most people a device of poetic imagination and the rhetorical flourish—a matter of extraordinary rather than ordinary language;
2. Metaphor is typically viewed as characteristic of language alone, a matter of words rather than thought or action. (Lakoff and Johnson, 2003: 3)

从这个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隐喻观认为,隐喻不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所用的语言,而是文人雅士之语。学者关注的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隐喻,《红楼梦》中的隐喻,而不是小学生回答问题时说的隐喻,也不是农夫写欠条时用的隐喻。学者们一直未把文学领域外的隐喻放在眼里。

传统隐喻观之所以在“隐喻随处可见”这个明显的事实面前视而不见,也许要怪亚里士多德自己(Danesi, 2004: 12)。他在解释隐喻时所启用的基本上是“比较理论”(Comparison Theory),是在两个客观事物间的比较,没有引进人体的感知,思维当然被排除在外。专门研究隐喻的匈牙利学者 Zoltán Kövecses 在解释 the roses on her cheeks 时清楚地概括了传统隐喻观(Kövecses, 2002: 68)。首先,传统理论认为隐喻是点缀装饰的语言,比如使用 roses 的目的就是要让语言生动活泼,产生一种令人愉悦的效果。另外,传统理论认为隐喻只是语言现象,不涉及人的思维概念,我们选用 roses 而不是其它词语,仅仅是一种语言的选择,我们还可以使用其它词语。再者,我们选用 roses 主要是因为花朵的颜色和 cheeks 的颜色接近,我们希望将两者做一个比较。最后,这种两件事物的相近处是预先存在的,并不是人们自由选择的。

简言之,传统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较为奇特的语言,特别是文学领域的语言;隐喻属于语言范畴,与思维无关。

认知隐喻理论的基本特征

认知隐喻理论可以说是与传统隐喻理论针锋相对的。下面是 Lakoff 和 Johnson 对认知隐喻理论的概括:

1. Metaphor is so ordinary that we use it unconsciously and automatically; as a result metaphor does not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literature only. In fact, metaphors in literature also rely heavily on everyday ones;
2. Metaphor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language, but more importantly a matter of thought. (Lakoff and Johnson, 2003: 3)

从这个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认知论和传统论是完全相反的,认知隐喻论认为,隐喻相当普遍,不用努力就能说出隐喻,存在于所有类型的语言中,决非文学语言所特有;这和传统隐喻论针锋相对,后者认为隐喻是特殊的语言,主要存在于文学中。另外,认知隐喻论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现象,更重要的是思维现象,这也和传统隐喻论的观点对立。

目前认知语言学家收集的材料已可使我们毫不犹豫地相信,隐喻语言在我们日常语言中比比皆是,决不仅仅存在于文学语言,更谈不上是奇特语言,根本不依靠特殊的语言天赋。一句话,我们时刻用隐喻。隐喻在我们会话或写作时源源不断地跳出来,它们来得如此不经意,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用隐喻,我们想不

用隐喻都难。

我们当然并不否认隐喻中两个客观事物的相似性是隐喻形成的一个条件,但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概念隐喻的基础不是这种相似性,而是人类主观的经验。正是这种在生活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诱发了语言中的隐喻,成为语言隐喻形成的主因。比如说, I am really low these days 这句中的 low 就是一个隐喻,这是因为人在情绪低落时体位总是下降的,所以我们才会使用具有隐喻特征的形容词 low,我们不会在高兴时说 I am low。相反,我们会说 I am in high spirits,因为人的体位在高兴时一般是向上的。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人体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实际上是隐喻形成的深层基础。这种人的体验潜藏在我们的思维中,当我们需要表达某个抽象概念时,它一下被激活,与要表达的事物映射,推出隐喻。由于这个过程是在下意识状态下完成的,而非苦思冥想主观努力的结果,所以人们一般并未意识到自己使用了隐喻。这个诱发的过程学术界有个术语叫 motivation(理据或动因)。认知语言学认为大部分隐喻是被诱发出来的,它们的形成是有动因的(motivated),不是精心策划后选择出来的,这显然和传统隐喻观截然不同。由于人不断有涉身体验的经历(embodied experience),结果就可以不断地援用这种经历来表达抽象概念,因此认知语言学家们认为,人们使用的语言隐喻非常广泛。那些我们原来并不认为是隐喻的表达法,在认知语言学家眼里都是隐喻。

认知隐喻理论可以概括为:隐喻并非奇特语言,而是普通语言;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范畴,更属于思维范畴。这两点和传统隐喻理论恰恰相反。

1.2 为什么要用隐喻

体验、动因和映射

上一节我们提到隐喻形成的体验因素,现在我们需要把讨论深入一步,还需要引进几个术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grounding 这个词。认知隐喻理论认为,人的认知结构是从感觉和动作(sensorimotor)发展而来的。我们每天使用的隐喻表达法虽然显现在语言中,但它们仅是思维中概念隐喻在语言层面上的表现,而概念隐喻却是基于人的经验(grounded in experience)。这种经验可能是非常基本的,如视觉触觉,人体对冷热的感觉就属于这类。但是概念隐喻还可以基于较为复杂的经验,如文化经验,亚里士多德用的“舞台”就属于文化经验。感觉运动的经验最普遍,超越文化,但文化经验却会有局限性。比如说,一个人若没有见过舞台的话,那么“人生是一个舞台”这个隐喻对这个人就没有意义,但冷热之类的感觉却是普遍的。换句话说,抽象的、无形的、非实体的概念通过具体的、有形的、实体的、可

以用感官感知的东西得以概念化,这就是 grounding 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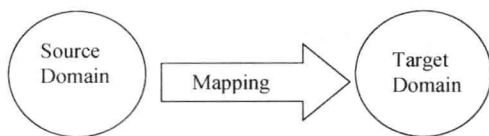
把隐喻分成由人体感觉或动作诱发和由具有文化属性的事物诱发显然过于简单,因为很难在身体和文化之间清楚地画出一道分水岭,但由于我们关注的是认知隐喻和翻译,特别是翻译实践的关系,为方便起见,我们暂且接受这个粗略的分类,毕竟站立这个动作更具人体属性,而参加升旗仪式更具文化属性,两者之间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确实,我们不停地使用含有文化特征的隐喻,比如见了某个特别瘦的人,我们会说那人“真是根竹竿”。这时竹竿和瘦人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相似关系,隐喻就可能因竹竿而诱发,或者说,竹竿成了隐喻的动因或理据(motivation)。这种动因显然有其局限性,因为没有直接或间接(如通过电视)见过竹子的人就很难领会这个隐喻的意义。由文化动因诱发的隐喻还可能会有解读的潜在困难,因为同一件事物可能有不同的附加信息,而这对翻译来说就很有意义。

然而有些隐喻的形成动因并不受文化环境的制约。相反,他们被诱发的动因基于人的感官,是生理的,更具普遍性。认知隐喻研究领域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愤怒和体温的关系。人愤怒的程度和体温的高低成正比,越愤怒,体温越高,因此才有 ANGER IS A HOT FLUID 这个概念隐喻。在这个概念隐喻的诱发下,就可能形成很多语言隐喻,比如说 hot temper, boiling with rage 等语言隐喻都是基于上面那个概念隐喻。这类基于人体感官的隐喻也称为基本隐喻(primary metaphor)。理解这类隐喻一般不需要克服文化障碍,因为诱发它们的动因是生理的,不受文化等因素影响,跨文化表达时也常可保留隐喻的特征,如“热暴脾气”、“气得热血沸腾”等。如果说,诱发人使用“擂台”、“竹竿”的经验仅有部分的普遍性(partially universal),那么诱发“热暴脾气”、“气得热血沸腾”这类语言隐喻的经验就有广泛的普遍性(universality)。

另外,除了在普遍性上的差别外,这两类隐喻还有另一个区别。使用文化隐喻的能力常为学得,而使用基本隐喻的能力则是习得,使用前者有意识选择的成分大,而后者使用常为下意识的。下意识使用的隐喻不是使用者刻意选择的结果,所以不构成作者写作的特征,因此在翻译时一般不用给与过多关注。相反,一个隐喻如果是刻意选择的结果,那么它至少反映了作者的意图,他本可以使用另一个隐喻,可他没用,偏用了这个隐喻,这种选择对翻译就可能有意义。

了解体验、动因后,我们有必要了解认知语言学家如何描写概念隐喻和语言隐喻间的关系。人不能直接和思想接触,因此中间必须有一个媒介,而这个媒介就是概念(concept)。概念可以是非隐喻的,通过体验而来的概念就是非隐喻的。但表达抽象事物的概念却几乎都是隐喻的。我们通过概念了解抽象的思想,将这种思想隐喻化,然后再把它变成语言隐喻或称隐喻表达法,结果抽象的思想便以隐喻的形式见诸于文字。认知语言学在描写这个过程时使用了几个专业术语,也就是源

域(source domain)、目标域(target domain)和映射(mappings)。让我们用一个最常见的概念隐喻来说明从概念隐喻到语言隐喻的过程。当我们想表达一个人已进入晚年,我们会用“黄昏岁月”这样的表达法。显然我们这么说的时候,使用了一个语言隐喻(黄昏),而我们之所以使用“黄昏”这个语言隐喻,是因为在我们的思维中已经有了一个概念隐喻 LIFE IS A DAY。在这个概念隐喻中,life 是我们想要表达的,它比较抽象,我们管它叫 target domain,即目标域,而 day 是我们借助的概念域,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把手”,我们管它叫源域。我们求助这个源域,因为它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概念。这样,我们通过具体的、熟悉的概念来了解抽象的、不熟悉的概念,而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可以用映射(mappings)来描述,如下图示:



Kövecses 根据 *Cobuild Metaphor Dictionary* 和其他来源列出了十三个最常用的源域,他们分别是^①:

1. The Human Body (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2. Heat and Cold (warm welcome, cold reception)
3. Light and Darkness (a dark mood, the foggiest idea, she brightened up)
4. Health and Illness (sick mind, healthy society)
5. Forces (He is driving me nuts, Don't push me!)
6. Movement and Direction (do it step by step, go crazy)
7. Cooking and Food (my recipe for success, cook up a story)
8.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He was ruined financially.)
9. Plants (the fruit of his work, Exports flourished)
10. Animals (He is a snake.)
11. Money and Economic Transactions (spend your time, invest a lot in friendship)
12. Machines and Tools (the machine of democracy)
13. Games and Sport (to toy with the idea, a heavy weight politician)

^① 这里十三个源域的排列顺序和 Kövecses 原来的排列不同,这里的排列主要是希望能区别人体基础和文化基础。其原书的排列见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p. 16.